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九十三回 咒詛婆兒知悔過 姦淫魂夢逾東牆

婆子聽了，乃問道：「大哥，罵雞卻是何說？」化善道：「咒詛雖發諸口，言辭卻本諸心。你一雞寧值幾何？便咒人災害偌大。你只知罵從口出，那知病從口入。你那心是災害之根，說著便長著發生起來，不曾害人，多將自害。古語說得好：『一句妄言，折盡平生之福。』這咒詛就是無稽的妄言，既折了福，便生出災。世上多少咒人自咒。」又說道：「仁人之言其利溥。惟仁人心存寬厚，等閒切而不發，若是發出來，決不傷害人。利了人，又利了己，所以說溥。溥者寬廣之意。」婆子道：「大哥，我婦人家也不知道甚麼妄言，也不知道甚麼利溥。講文說理，中甚麼用？只要罵得放出我雞來，管甚麼口出口入。」化善道：「我有兩個字勸婆婆，叫你只當『譬如』罷，省了力氣，免了罪過，保守心術。」婆子道：「我罵不出，還要叫大男子漢咒罵。」化善道：「男子漢越發要保守心術，免生罪過。」婆子道：「便依你兩個『譬如』字，卻是怎說？」化善道：「當初只當譬如不曾養得母雞，就是養了母雞譬如不曾下蛋；便是下了蛋，譬如不曾抱雞；就是抱了雞，譬如自己宰殺吃了，昨日吃了，今日哪裡還在？譬如這偷你雞的，是你至親厚戚，只當送了他吃。」婆子聽了，急躁起來，說：「我不見了雞，心中惱恨，撞著這個歪漢子，叨叨擾擾，好生可惡！莫非就是你偷了？若是你偷，快早還我。」化善聽了，道：「我好意勸你，你倒把我作賊。便是我偷，還你一隻雞也事小，只要你免口罵人。」婆子聽得，一手扯住道：「你既認偷，快早還雞。」化善道：「還你一隻雞，卻不知是只甚麼雞？」婆子道：「是只紫毛公雞。」化善把口望那靜巷內，吹了一口氣，只見那巷中走出一隻雞來，看那雞生得：紅冠高聳，紫羽鮮研。短喙如鷹啼，一聲五更報曉；花毛似鳳高，四望單展啼鳴。且莫說他呼祝飛來，但誇那聞聲起舞。真個是五德全備的禽禽，怎忍得一旦宰烹為黍食？

婆子見了那雞，隨著口喚道：「祝！祝！祝！那雞飛近前來。化善故意問道：「婆婆，這雞可是你的？」婆子一則心裡愛上好一隻公雞，一則口呼那雞，便走近前來，忙答道：「這雞正是我的。」化善道：「雞便有了，只是罔言造語，方才這一番咒罵雞消，自咒罵自，那時休要懊悔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倒不叫地方拿你偷雞賊，你還多嘴饒舌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雞捉住，帶著孩子住家裡去了。化善想道：「這惡婆子，哪知我變化的雞本是勸化她，她卻欣欣得意而去。不免弄個法兒警戒她。」讓那婆子先走，他卻隨後跟著，說道：「婆子，我是好意勸你，莫要為小失大，一隻雞壞了心術。你如何罵人做賊，卻自己做賊？分明是我的一隻母雞，你如何當作公雞認來？快還了我！」婆子見了道：「冤家，分明是我公雞，聲呼聲喚，你如何跟來妄說？」化善道：「若是公雞便罷，若是母雞，應當還我。」婆子忙放雞在地，卻是一隻母雞，但見那雞：

隱隱冠兒，星星頭子。渾身顏色好一似麻雀形骸，滿體羽毛有幾般蒼鷹色相。雖不能唱徹五更催曉箭，卻也會乳哺眾子啄芻糧。只要使他司晨，偏宜供我啖肉。

婆子把雞欣欣得意捉了去，這會悻悻放下來。那雞只往外走，任婆子呼祝，哪裡肯回頭。化善道：「分明婆子你偷我雞，反罵別人。」婆子道：「也不論你的我的，雞與你因何走到我家？」乃凶狠狠把門關了，叫出大男子小婦人，一家子都出屋來，扯著化善，說道：「你偷了我一隻雞去，卻又來偷。左鄰右舍知證，送你官長去問。」化善笑了一笑，把臉一抹，變了一個地方裡老，往日是婆子熟識的，專一下鄉村捉拿偷雞盜狗的。婆子一見，慌怕起來，道：「爺爺呀！我婆子眼目昏了，明明扯著偷雞漢子，如何誤扯了老官來？」連忙賠小心，請裡老坐。裡老乃說道：「你明明假稱不見雞，卻在街市白口咒詛罵人，又把人家雞乘隙偷來。我裡老奉上司專拿你這賊。莫說婦人，便是孩子也拿了去。」婆子只是求饒。裡老道：「還有一件，設詐偷雞事小，侈口罵人情重。不但罵雞的話毒，你在家詛咒公婆，罵丈夫，姑娘、小叔無一個不被你罵到。如今做婆子，吵鄰擾舍，咒子罵媳，你的過惡多端。更有一件怨天恨地大過。想官法不加你老婦，災病卻也難饒。」婆子道：「裡老官，只望你饒了到官，便是災病，寧甘受些罪。」化善見婆子此言，又把臉一抹，依舊變個三頭六臂鬼王，說道：「我正是專管災病的使者。你這村裡不論男子婦人，但有咒詛罵人的，即來報應。」婆子見了，膽喪魂飛，跪倒在地，說：「婦人再不敢咒罵作惡了。」及抬頭，哪裡有個鬼王，乃自驚自悔，滿村遍裡叫人莫要白口咒詛。

卻說化善弄了這一番手段，走在村裡，自想：「我化善奉高僧叫我勸化人，無奈人心險狡，道理勸不省他，只得要設個變幻法兒警動他良心。若是他良心不現，便是悔改前非，終也變遷，不堅固久遠。且這村裡，人心險狡的甚多。我見了的便去勸化，還有不見的，他把惡藏在心，我如何得知？比如賣五穀貨物的，有秤鬥可見；偷雞的，有咒罵可聽。高僧曾說有奸盜邪淫、非禮非義的，比如他行出這非禮非義，遇著我化善，斷乎先行勸化，勸化不聽，後行警戒，畢竟叫他改正了。若是奸盜邪淫，他未曾行出來，卻存在心內，只等那事遇著才做，這心情闇昧，我怎得知？」

化善走一步，自己講論一步，忽然，自己身旁站著一個漢子，笑道：「化善，你莫慮不得知，你自言自語，我先知了。你道人心險詐，果是不差。若是非禮非義之心一動於中，自有我等知覺，比你聽見的還真切。」化善方才要開口問這漢子來歷，只見遠遠一個漢子走將過來，行步如飛。化善看那來的漢子：

頭上黃巾雉尾插，身披四褶平開甲。

肩上橫拖令字旗，專把人心奸盜察。

這漢子走近前來，向著化善身旁漢子道了一聲勞苦。化善問道：「漢子報甚事的？」漢子哪裡答應。卻看著這漢子問道：「你有甚事報麼？」這漢子道：「這位善人是勸戒行惡的。他正在此說惡在人心，不得見知，卻不曉得有我等覺察。」這黃巾漢子聽了，方才轉過口來，笑道：「原來善人是警動我的。我漢子非他，乃日巡使者，專察人心行惡之事。那人心一念舉動，我輩便飛去報知冥司主者，及一應顯靈神眾。」化善道：「如你等有多少？」使者說：「多得緊哩。」化善道：「是一日一個人巡麼？」使者說：「一個舉了非禮非義，我等冥司有多少糾查主者，便有多少去報。一人之身，不止數十個。」化善道：「想必行善之人，也是這許多人報。」使者道：「不同，不同。行善之人只有一個看守善念，怕他悔改了善心，又怕邪魔攪擾侵奪他善。」化善道：「如何善人不要多人？」使者說：「善人比作惡不同。善人發一善念，他的陽光直達天堂，哪個神靈不知？惟有作惡，屬於闇昧不知，所以多用我等。比如善人，只這一個隨你。」化善聽了，乃問道：「你遠飛走來，想是報甚作惡的？」使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今有近裡一人，存了姦淫之念，特去報與幽錄主者。」化善聽了，道：「我正在此，只能見人之貌，不能知人之心，要行警勸無由。你來得正好，卻是何人，待我去警戒他一番。若是聽我勸戒，乃是個好人；若是不聽，再憑你去報。」使者道：「勸戒本是美事，聽從尊意。」化善大喜，乃問道：「使者，此人存的卻是何奸盜邪淫？做的卻是甚非禮非義？」使者道：「此人有一個東家牆女子生得美麗。他見了日夜思想，有個逾牆摟處於之心。」化善道：「他心雖想，事卻未行。」使者說：「他已鑽穴隙相窺，尚未逾牆相從。我等就他這惡念，便時日去報。」化善道：「事便是他惡念，只是那東牆處子，是一個守禮節不淫難亂的，當他逾牆相摟之際，一聲喊叫，左右豈無人知？若是個邪淫不正女婦，明賣私情，世間那裡都是柳下惠、魯男子有道行的不邪不亂？漢子家把持良心不佳，被此等婦女引惹，難道那婦女無惡？」使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世間淫亂男子奸心固多，果然婦女引惹的不少。比如一個壞心漢子，去姦淫人婦，遇著守禮節的，正顏厲色，死也不從，那漢子安敢行兇？十個有九都是引惹的過惡。料婦女家也有日巡使者查報，必不饒他。」化善道：「必不饒他，卻如何報應？」使者道：「只就他舉心動念，便報他災殃禍患。若是虧心短幸做出來，身家喪亡，還有說不盡的古怪。」化善聽了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高僧切切，神司諄諄，叫我戒勸人莫存此惡，免人喪亡苦惱也。」說罷，乃同使者前行，看此人作何姦淫情節。

走到一個村裡，果有兩三戶人家，皆是：

竹籬與茅舍，矮壁共虛窗。
三槐分平道，五柳出高牆。
犬吠驚人影，蟬聲噪夕陽。
蓬門無客到，屋主坐中堂。

化善與使者到得這幾家門首，靜悄悄不聞人聲響，乃問使者：「這人住在哪屋？」使者道：「西屋內中常坐著思思想想的便是。」化善又問：「東屋卻是何人家？」使者道：「便是處子之家。那中屋另是一戶人家。」化善抬頭一望，只見東屋上騰騰瑞氣，中屋上也靄靄祥光，只有此人屋上黑漫漫，毫無些氣燄。化善見了，乃說道：「是了，使者之言不虛。想這兩家行善，屋上起的是陽光上通天堂的，便是此瑞。這黑漫漫的，乃是暗室虧心，可知神目如電。我如今要勸戒他，卻無個因頭，怎便進他屋說他心事？」想了一會，乃叫使者與本身使者且在槐柳樹下坐等，待我探試一番，再與計較。化善隱了身形，潛入西屋堂中，見此人兀坐，呻吟思想。化善道：「此必使者所說思想逾牆淫念。待我看那處子何如。」乃隱著身，走過東屋女子家，果然高牆隔越，屋內一個處子坐著，描鸞刺鳳，做女工針指。化善見她傾國傾城貌，如花似錦容，乃想道：「世間一個處子，乃是她自己生了一個引人的才調。但不知她節義何如？想那西屋之人彼此相見時，這處子已有動人之貌，或再賣個風流顏色，惹動此人淫念。我見那男子也生得清秀，或者這處子也有邪淫。」乃把臉一抹，卻變了西屋男子模樣，假作越牆的聲響，走到處於房門外。正要進房，那女子見了，紅下面皮來，忙把房門掩上，說道：「西屋鄰人，到我家作甚？今日我娘外出就歸，有正事當從大門說知，怎麼跳過牆來，是何道理？」化善乃假作求婚媾之語，故弄出姦淫之聲，說道：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成就人間好事罷！」女子聽了，大怒起來，道：「甚麼人間好事！我乃處子，你何故侵犯？況男女分別，莫說禮義防閑，寧無法度約束？早早跳過牆去，莫要傷風敗俗，壞了心術。我寧死不受淫污，速速出去，莫使人知，壞了行止。如不速出，我喊叫起地方鄰里，拿你到官，悔之晚矣。」化善聽了處於這一番正話，誇揚道：「好女子！怎不教屋上瑞氣騰騰。」乃隱身而出。這處子聽得如跳牆而去，乃待母歸方才開門。

且說化善一面誇揚女子貞節，一面想道：「這中屋如何祥光靄靄？」乃隱身進入屋來，只見一個男子，坐在淨室中，焚著爐香，吸著清茗，觀著書史，正中卻供著一幅畫兒。化善近前，看是白描的菩薩，乃忖道：「這男子定是個善人。但不知他外貌如此，中心可潔白？我見他貼鄰著個處子，欲待變個女子來勾引他，又恐壞了方才這節義的佳人行止。」乃站了一會，只見這男子吃罷茶，又添些香，對菩薩面前，念的是經咒。念畢了，乃展卷觀史。化善見了道：「好男子！怎不叫他屋上靄靄祥光。」一面誇這好的，一面就恨那邪的，乃復隱身，走過西屋。只見此人思想了半日，精神憤耗，倒在幾上，鼾呼熟寢。化善見了，笑道：「癡漢子，你空費了精神，破了心術，怎能夠想得處子到手？」正才歎他，只見此人一個游神外出，卻是一條小花蛇兒，從此人鼻孔中出來，東遊西遊。化善看他往何處游去，他卻逕游到東牆上去。化善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畫之所想，夢之所因。他意兒裡還在東牆女子。這個去處，正好警勸他。」乃隨變了處子模樣，在那東牆腳下立著，待那蛇游到面前，那蛇見了處子，便親近身來，卻被化善把處子閉門拒絕他的這一番光景說了一頓。蛇心哪怕，猶自綿綿纏纏。化善卻扯著他出到門外。那使者們見了，都是明白的，卻把這蛇拖的拖，打的打，還要將刀來殺。嚇得蛇慌了，往西屋飛游而去，仍入此人鼻孔，驚覺醒來。化善見他懊悔嗟歎，乃出得屋來，向二使者說：「方才虧你幫助索打，此人惡念已有幾分警省，待我再行明勸，莫要使他把方才這一節做了南柯，猶然淫心不斷。」使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善人如今卻怎生明勸？」化善道：「此事不難，只要你兩個如此如此，我自有警戒的道理。」卻是何事如此如此，下回自曉。